

(一)自我

如果能够专心沉浸在热爱的工作中,不受世事牵制不被世情纠缠,该是何等鲜美的生活?这人常常想。《写作的女人生活危险》是本文作家血泪史,并非说男作家没有可歌可泣的血泪,而是——这人认真地想了想,男作家的血泪史比较像在半空中,女作家的则在杂草丛生的大地上。当男作家跟一朵名叫漂泊的云格斗时,女作家被一块叫家事的石头绊倒。

“家务就像一只从嘴里流下唾液的战胜棘刺,吞噬掉我最后一丝气力。”伊丽莎·兰嘉瑟说。看到这一段,这人不禁笑出声,仿佛自己也在一只大棘刺的肚子里,料想里头还有许多前辈,一手拿锅铲一手执笔,呐喊着:“母爱与文学无法兼容。”

有歌剧女皇美誉的高音玛丽亚·卡拉丝(Maria Callas 1923—1977),1970年在一次电视访问中曾提及自己的强迫症,喜欢收集食谱,看到报纸上的食谱即剪下贴在本子上。她曾说:“我的身体里住了两个人,我想当玛莉亚,但我不能辜负卡拉丝,我尽量取得平衡。”

一个期盼能穿上围裙进厨房,亲手烤巧克力蛋糕的女人,如何看待自我呢?在我的歌唱和工作上,真正的自我每分每秒都在,假如有人认真听我唱,就会在歌声里找到完整的自我。对我而言,歌唱并非勇敢的表现,也非骄傲的表现,而是自

愿升华到和谐天堂的意愿。”每个人的人生版本不同,其主题轻重、架构大小、人物善恶、情节多寡、时程长短皆不同。身兼数职、穿梭多重场域、一天只有两小时属于自己的人,跟无家无婚无育、所有时间都是自

自我与信物

(中国台湾)简 楨

己的人相比,哪一个笔下的章节更动人呢?恐怕是不能比也不应该相比的,因为每个版本人生要去的地方不一样,攀登喜马拉雅山与航海三大洋是不同的旅程,山上的何必羡慕船舶,海上的也无须向往攻顶者与天对答时那带泪的欢喜。

(二)信物 这人的生活近乎息交绝游,保持通讯的朋友屈指可数,再多就超出本性能负荷。朋友亦属孤僻之辈,偶尔通讯不常见面,情谊系乎一心。怪的是,朋友皆善厨,可见孤僻与厨艺具有不可测的相乘关系。

有一天,她想起各阶段与朋友交换的信物不禁莞尔;童时互换铅笔、橡皮与金龟子,少女时在薄如蝉翼的野姜花瓣写上两人小名夹入书页一夹就是十多年,再来是出社会仍会缝小袋子拈针绣字给朋友做贺礼,接着送花、香水、书籍、玉石、陶艺品,然后捱过某种风暴之后,不再费心雕琢但求随意交游。朋友们也

各有灼伤经验,遂约好似的,进入以交换食物取代信物的初冬阶段。信物有形迹,沾黏情丝,徒增牵绊,不如食物化于无形;吃入腹内囤积脂肪,脂肪增加重量,重量定存期满换一口大棺,大棺赢得熊熊烈火,烈火吐灰,给有情有义的花树进补一番。瞧,情谊不是身外事,乃体内之物。

朋友中最善厨者,常赏她上等食材。生的从香菇、猴头菇、干贝、肋排、苏杭地区团团荷叶数十张、蛤土蟆、乌鱼子……熟的乃亲手烹调之狮子头、酸白菜、客家腌肉、镶肉苦瓜……某回,她打开朋友捎来的一袋东西,颗颗粒粒如羊脂白玉滚了一桌,她捏起一粒,灯下小觑,乃是剥去膜衣、丝毫不见指痕的蒜头!

朋友说:“看电视时也不要浪费时间嘛,帮你剥好蒜头,炒菜时就可以很优雅地抛一两颗进去。”她大乐,问怎能剥得如此完美无瑕?朋友说:“先泡水,搓两下就行了。”

找出一只古董青花盘盛上白玉蒜仁,她兀自欣赏。赏着赏着,忽然懂“情到深处情转薄”这句。

应是深情无底、连回忆都嫌刺痛的人才有浓淡之转吧!只因深情换得深渊,从渊谷攀崖壁爬回人间,需把情字一笔一画全拆散,才能嘻笑度日。情还在,只是交给风去消散,散到连自己也不知“心”在哪里?

所以,食物是不说破、不霸占、不纠缠的一种中年人的信物。

在我看来,约翰·凯奇(John Cage)就是那个给音乐重新加上注释的人,和法国人马克·萨波塔的扑克牌小说一样,他的音乐具有一种反复洗牌的性质,他把现实与梦幻放到一起弹奏,把桃花源与乌托邦、印第巫巫术与易经、问题和答案、眼睛和耳朵、喧哗和寂静统统放到一起,让人分辨不出哪一个加速燃烧的火焰,哪一个头晕时的波浪。“4分33秒”是凯奇最著名的作品,他认为所有的声音实质上都是音乐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噪音。

一个人在钢琴前坐了4分33秒,其间剧院里的任何声音都是音乐的内容。他在钢琴琴弦间加入螺丝钉、螺母、螺栓、橡皮、毡条、小木块、塑料泡沫、插销、纸片、回形针、硬币、瓶塞以及核桃,看起来更像是用梦的零件把钢琴的音色组合成另一个更为深邃的梦。

我手中这张《奏鸣曲与间奏曲》(Naxos 8.559042)就是这个梦的奇异果实。《奏鸣曲与间奏曲》作于1946至1948年间,而加料钢琴实际上诞生于1938年,“我花了整整一天工夫,企图设计一个具有非洲音乐风格的十二音列,但好运总是不降

临。”凯奇写道,“我最后确信,出错的不是我,而是那架钢琴。我决定使它改变。”经过反复实验之后,一种全新的音色诞生了:呼吸的声音,心跳的声音,大脑运转的声音……而与之遥遥呼应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无弦之琴,“渊明不解音乐,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琴的真意,音乐的真意,古今皆以无声来道破。而永恒的寂静是宇宙的声音吗?如米歇尔·图尼埃所说,是星星闪烁的声音,树叶摇曳的声音。4分33秒里的时间,比依附在你身上的你,比任何一个国度、建筑和星群都要长久,这是一个没有开始的开始和一个没有结尾的结尾。赫拉克利特在里面,但丁和萨福在里面,巴赫、莫扎特和肖邦也在里面,那些发出轻柔回声的声音,由始以来就在寂静中生存的声音,都在里面。

2007年,在英国艺术家塔西塔·迪恩(Tacita Dean)拍摄的影片《静止》中,凯奇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舞蹈家默斯·卡宁汉(Merce Cunningham)在一片寂静中一动不动地坐了4分33秒,以此来表达对凯奇的敬意: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更是一位思想家。

凯奇的这部无声之乐并非真的没有声音,在演

出的这段时间里,被耳朵自动剔除掉的环境噪音就是它的声音:咳嗽声,议论声,弄响座椅的声音,远处卡车驶过的隆隆声,甚至

“4分33秒”所听 阁逸

你在钢琴上弹奏一个C音,它发出来的却是一个敲锣声,如果你再踩一下左踏板,这个音还会变成打击乐的声音。

但促使我重听凯奇的不是加料钢琴,而是北野武的电影《座头市》,那几个锄地的农夫所带来的乐趣,突然唤醒了我心里深处的《4分33秒》。“我无话可说而我正说着,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诗意。”凯奇的这句话,我愿意把它当作这部无声之乐的注解。自4分33秒开始,耳朵的旷野突然被打开了,听觉中巨大宏制的交响曲、高贵华丽的歌剧咏叹调、摇滚革命和政治情怀,统统被取消了。剩下的,只是不断打开又合上的琴盖和静坐不动的钢琴家。那些听惯了乐音的人似乎很难接受和理解这样一种“Tacet”(沉默)。1954年,凯奇的母亲在纽约第一次看钢琴家大卫·图德表演这部无声作品时,曾悄声问身旁的人:这个人是在祈祷吗?

凯奇的这部无声之乐并非真的没有声音,在演

凯奇的这部无声之乐并非真的没有声音,在演



我国杰出的辞书学家徐庆凯先生逝世一周年。一年来,他的身影未亡,他的真情话语也犹言在耳。确实,他的耿直执着、嫉恶如仇的性格十分鲜明。在我国,是他首先提出创立辞学的主张,并发表了《论辞学学独立性》《定义论》《辞海》创新概要》等,后有《辞书思泉集》出版。晚年,又在原《辞海》办公室副主任秦振庭先生配合下完成了《辞海论》的专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面对当时出现的辞书胡编乱造、质量下滑的状况忧心忡忡乃至不留情面地加以抨击,成为捍卫辞书质量的一名卫士:如有个别专科辞典收入了非本学科条目,某人物传记词典竟漏收传主本人,还有一本专科词典出现了“意未详”的解释。最离奇的是当时出现的一部自吹远超《辞海》的《大典》,收条达30万!它被捧为“中国辞书之最”,实际上是一部劣质辞典,不仅肆意抄袭,还收了不少不是词的所谓新词,在解释上更是错误百出,一些文不对题的释义俯拾即是,令人啼笑皆非!当时

《辞书研究》上刊登了他的批评文章,他还决定把报刊上发表的冯英子、何满子、拾风、陈思和等人写成的批评文字近百篇,指示我编成《发人深思的笑话》一书出版,对制止劣质辞典的泛滥起了很大作用。

徐庆凯先生在长期辞书编纂和实践中,勤于思考和总结,逐步形成了他的辞学学的思想遗产,简言之:是关于词典属性、类型、释义的方法及如何深化、辞典体语言之要求、收词方法、资料运用原则、专科辞典学等等,凡此,都值得加以研究和总结。

徐庆凯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操守、有原则的学者,他“修身洁行,言循绳墨”。为人个性很强,却执拗中能倾听意见,尊重同志和下属。他生活简单、高洁淡泊,平时除了全身心投入工作和研究以外很少再有个人爱好!同事评他为人有“三真”:认真、较真、求真,作风上很有“三实”:朴实、扎实、老实,这对我们都有启示。哲人其萎,天人同志,怀念不已!

纪念徐庆凯先生

卢润祥

记忆中每到秋天,奶奶要开始腌咸菜。腌雪里蕻腌大白菜腌白萝卜胡萝卜腌茄子黄瓜,无论根茎类还是叶子菜,通通腌起来。我最爱腌芥菜,太原人叫“芥菜疙瘩”,京津地区也有此叫法。辽宁人叫“玉根”,更文雅。十字花科,芸薹属。芥菜埋在土里那部分是根,太原人叫“大头菜”。把这根用盐水浸腌些时日,称“水疙瘩”。用酱油腌制过,级别又高一些,色泽亦红,叫“酱疙瘩”。不管水疙瘩还是酱疙瘩,都可直接吃。讲究的人家,把水疙瘩洗净,细细切丝,滴几滴小磨香油,撒一把熟芝麻,当然少不了醋,拌拌就得。胃口不好时来一盘,食欲大开。我奶奶没那么讲究,切条或切块,嫌麻烦时干脆整只拿着啃。我妈则喜欢切丝切片后热炒,炒时要放大量的辣椒,红红绿绿的那种尖头辣椒最好,其实并没那么辣,跻身于满桌的鸡鸭鱼肉,满眼清新亮丽,立刻被一扫而光。

《花样年华》里张曼玉吃牛排,不停地蘸辣酱,精致的旗袍与一丝不苟的发型,精致绝妙且唯美优雅,让我想到芥辣菜。辣菜主料芥菜头,长在地下,形似圆萝卜,底部长须根。若是生吃,有一股辛辣味。《名实图考》里说的“芜菁蔓菁”,就是这东西。长得疙疙瘩瘩,太原人喜欢叫它“芥疙瘩”。芥菜每年深秋时大量上市,南方少见,上海更没见过。有次在我家附近的小菜场里竟然看到有卖,堆在不显眼的角落,灰头土脸,无人问津。上海人不认识。这是什么?我通通买去。回家又腌又炒,加工半成品。腌制的芥菜头擦成丝生炒,味道迥然。都好吃。人们买菜,大多喜欢捡卖相好看的挑。买芥菜头恰恰相反,越是歪瓜裂枣,口感越佳。这真是怪。

芥菜疙瘩

王瑜

芥菜露出地面的部分是芥叶,连茎腌制,便是“雪里蕻”,我奶奶叫“雪里翁”。叶子深裂,边缘皱缩,花朵呈鲜黄色,一到秋冬季,叶片则自动变为紫红色了。有趣。

曾经有主持人在采访京剧程派表演艺术家李蔷华先生时,问道您觉得私淑和入室弟子有什么区别吗?

众所周知,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平生不收女弟子,所以当时一些坤伶只得“私淑”程先生。其中比较著名的如李世济先生、李蔷华先生。前者为程先生义女,后者则是程琴师周长华的义女,通过这一层关系向程问艺。那次采访中,李先生提到当时哪里有程的演出,她就赶往哪里看戏。一次,甚至一路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再到北京听程演出。在海上漂泊数日,连日晕船致下船后也依旧昏昏沉沉。说来奇怪,到戏院后,见程一亮相,则精神一震,立即恢复。这或许就是艺术的魅力。私淑者往往痴迷某一艺术家,今天讲起来就是“铁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拜在偶像门下,成为入室弟子,这样就有了“私淑”之名。这也涉及中国文化艺术传承中的一大特点,也就是所谓的“师门”。“拜师”在我国既在传统技艺中又在学术领域成为普遍的传承方法,有的甚至传灯几代、十几代。这一点与西方的某某学派大概比较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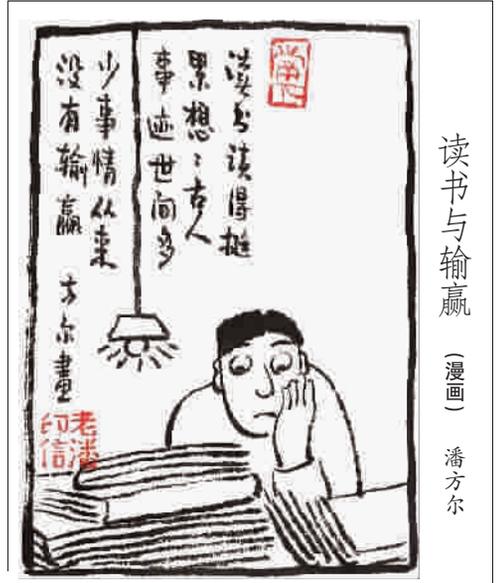
就传统艺术而言,“入室弟子”一般与老师接触频繁,一方面“奶水”吃得足,另一方面就是连老师的举手投足也耳濡目染,平日做派也酷似其师。我曾接触过一位篆刻大师的高足,其问话腔调与这位大师酷似,不愧为“X门”中杰出代表。同时,“入室弟子”也不是一概而论、与老师完全一致的。这就和“入室”的起因有关。同样是吴昌硕大师的“入室弟子”,各人因先天禀赋、后天家境等原因表现在自己的艺术上也会有区别。有的人是想通过拜师学习老师技艺,从而做到“酷似”。这类往往就“学我者死”了。另一类是想通过老师指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终有所突破,形成自己风格。这类往往就是一代宗师。吴昌硕门下就有这两类弟子。赵云壑学吴酷似,得其皮毛,充其量能为吴代笔。潘天寿学吴雄强之气,得其真髓。齐白石也曾想拜在吴昌硕门下,后吴以北京已经有一个学生为由婉拒,并以齐定润格作为回应。我们在齐的绘画中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吴的影响。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也体现在这种传承方式上。我们也见有“私淑”弟子继承水平高于“入室弟子”的情况。上海评弹团建立伊始有所谓的“十八艺人”,其中“刘谢档”师徒(刘天韵、谢毓箐)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声名鹊起,但是之后谢毓箐私淑徐云志(弹词徐调创始人),其徐调唱腔甚至超出了某些徐门弟子。同时徐云志入室弟子华士亭因工作原因,解放后私淑刘天韵,故其说唱腔均与刘酷似。于书画篆刻门类中,近代书画篆刻大师来楚生虽非吴昌硕门人,但其书画篆刻均能得吴真髓,也是一个私淑胜门人很好的例子。

自己的业师往往只能有一名或两名,而“私淑”之师傅人数就多了。所以后者能够转益多师,也更有可能跳出业师藩篱,自有面貌。“过犹不及”,在“入室”与“私淑”间真的很难界定优劣,所以一般从艺者都有自己“私淑”的老师。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读书与输赢

(漫画) 潘方尔

食物总是能引起一种奇妙的联想,明日请看久违的油炸糖糕。 责编:杨晓晖